

外语教育

Vol. 6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教育 Vol. 6 / 秦晓晴 主编.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

ISBN 978-7-5609-4057-1

I . 外… II . 秦… III . 外语教学 - 高等学校 - 教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702 号

外语教育 Vol. 6

秦晓晴 主编

策划编辑：梅欣君 E-mail: mxj_8@163.com

责任编辑：李 琼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陈 骏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8.5

字数：180 000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ISBN 978-7-5609-4057-1/H · 591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卷 首 语

六年的旅程，虽算不上漫长，但由此可见其成长的足迹；

六年的成长，虽算不上成熟，但由此可见其日渐脱离稚气；

六年的辛勤耕耘，虽说不上春华秋实，但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学术园地里，不难感受到春的气息与秋的喜悦。

《外语教育》出版到第六期，大体沿用了第五期的内容框架，一共设置了六个栏目：专家特稿栏、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研究栏、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测试栏、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栏、翻译理论与实践栏、外国文学研究栏。本期的专家特稿栏刊发了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盛桓先生的“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在该文中，徐教授从语用悖论出发，用相邻相似原则解释了经典的语用学原则不能解释的、人们理解和表达话语的机制。从该文中不难看出，徐先生的贡献在于为新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构建了一个语用推理模式。

在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研究栏，学者们探讨了套语的语用功能、情态的人际意义，对比了英汉省略手段，也进行了语篇分析，研究的层面涉及词、短语、句子和语篇，研究的内容涉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测试专栏刊发的文章中，既有语言技能如写作、口译等教学方面的探讨，也有对学习者思维能力、情感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既有对词汇教学与习得方面的探讨，也有对影响教学的文化定型的探讨。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栏~~探讨了基于语料库的写作中词缀使用失误分析、多媒体环境下~~的大班课堂互动问题~~等话题，还介绍了外语教学中的网络资源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栏~~的论作既涉及翻译中的语义问题的总体概述，也有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翻译技巧研究~~；既有从语境等角度对某一类词的翻译规律的认识，也有对特定文体中的修辞手法翻译的探讨。在外国文学研究栏里，既有对作家本身的研究，也有对作品的内容、人物所进行的分析；分析既有社会视角，也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

总之，从以上各栏目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外语教育》第六期所刊载论文的内容较为丰富，其中不乏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与新的研究视角。当然，本期中也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学界同仁的辛勤耕作下，在大家的支持下，《外语教育》已经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进

行学术交流、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园地，并且在我国外语教育事业中正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外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您过去的支持，也期待着您未来继续关注，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之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外语教育》编审委员会

2006年12月

稿 约

《外语教育》是创办于新世纪的一本学术年刊，每年 1 卷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 《外语教育》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 ① 外国语言研究；
- ② 外语教学与测试理论、方法和实践研究、试验和调查报告；
- ③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 ④ 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及译作评介与分析；
- ⑤ 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
- ⑥ 外国文学研究；
- 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及最新理论介绍；
- ⑧ 与上述内容有关的新书评介。

2. 来稿力求精练，论文一般以 4 000~8 000 字为宜，书评以 3 000 字为宜。

3. 来稿请按以下格式要求打印：

标题（居中）

作者单位、姓名（在标题下方，居中）

中文摘要

中文关键词（用分号隔开）

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用分号隔开）

正文（层次编码依次使用 1. 2. 3. …… 1.1 1.2 1.3 ……）

参考文献（请参照《外语教学与研究》期刊要求，注释同此。）

通讯地址（邮编在前）

论文英文标题

4. 来稿请附作者姓名、工作（学习）单位和详细地址及电话号码和 E-mail。

5. 来稿都将经两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并在收到后两个月内给予处理意见；如不采用，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6. 拟发表的论文每篇收取 400 元版面费，优稿免收版面费。来稿一经发表，即寄当卷书 2 本。

7. 来稿请寄：

430074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语教育》编委会

地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大楼北楼五楼附 500

电话：027-87543839、87543239

E-mail: fledhust@263.net

联系人：李琼

目 录

外语教育 Academic Yearly Vol.6

封面题字 赵世开

主 编 秦晓晴

副 主 编 樊葳葳
陈俊森
胡 泓
杨文秀

编审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许明武 陈俊森
周江林 胡 泓
秦晓晴 雷小川
熊敦礼 樊葳葳
杨文秀

编 务 范 蕾 李 琼

| | |
|-------------------------|--------------|
|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 | |
| ——徐盛桓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 |
| 关于语用学的学术报告 | 徐盛桓 (1) |
| 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研究 | |
| 英汉语篇省略手段的对比分析 | 周 恩 (6) |
| 试论英语情态在功能语法中的 | |
| 人际意义 | 彭阳华 吕长竑 (12) |
| 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 |
| 语篇分析的范例 | 陈 青 (17) |
| 浅谈套语在语言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 周 震 丁文英 (23) |
|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测试 | |
| 英汉作文表达对比分析 | 邱大平 (28) |
| 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 梁 丽 田春明 (34) |
| “预制语言板块”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初探 | |
| | 武 鑫 范杏丽 (38) |
| 二语词汇深度习得研究综述 | 冯学芳 (44) |
|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课堂内语言焦虑与自尊关系的 | |
| 实证研究 | 张 莉 (50) |
| 文化定型与英语教学概论 | 曹 莉 阙紫江 (55) |
| 新世纪大学英语口译教学的探讨 | 彭明昭 (61) |
|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 |
| 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中词缀使用失误分析 | |
|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 罗子倩 阙紫江 (66) |
| 网络资源在外语教学方面的应用综述 | |
| | 周江林 程盈盈 (71) |
| 影响多媒体大班英语课堂互动的因素及对策 | |
| | 阮晓琴 阮利东 (76) |

翻译理论与实践

- “文化专有项”在商贸新闻英汉翻译中的策略初探 董淑静 樊葳葳 (82)
浅议动物词语翻译与文化语境 王 燕 董力燕 (89)
逻辑分析与科技英语翻译中的歧义处理 张金宏 李延林 (93)
从认知语境角度看典故的翻译 胡丽娟 张再红 (97)

外国文学研究

- 沉浮两生花——解读威拉·凯瑟和萧红相似的文坛起落 徐 莎 胡 泓 (103)
生态批评视阈下《圣经》基督教思想的辩证解读 付文中 (111)
《白鹭》中爱的抉择 张 瑞 胡 泓 (118)
没有结局的寻梦之旅
——评哈克寻找自由的历程 曾 莉 (123)

外语教育

Academic Yearly

Vol.6

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大楼北楼附 500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3839

027-87543239

传真：027-87543139

E-mail：fledhust@263.net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

——徐盛桓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关于语用学的学术报告

应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徐盛桓教授于2006年12月21日下午在科技楼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的专题讲座。徐盛桓教授发表的《语用学推理》（1991）、《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和语用推理》（1993）、《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论文，开创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先河。他始终注重理论创新，不但善于引进国外理论，而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提出新的理论，发展了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并建立了含义本体论及常规关系，在外语界独树一帜。在该讲座中，徐盛桓教授从语用学谈起，涉及语用学的研究和主要理论，并通过一些详细有趣的实例提出了语用学所不能完全解释和填充的语言表达，由此而提出了“语用悖论”的概念。最后，徐盛桓教授详细地介绍了认知科学和语用学的关系，也就是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的定义、内涵、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该方向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以下是“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

1. 语用学研究回顾

语用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们如何理解话语、表达自我的学问。从语用学的角度讲，理解的过程就是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通常称为语用推理。语用学不是实用性，而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是用来解释人们在理解话语和表达自我时的一种机制。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语用学已形成了几种重要的理论模型：格莱斯理

论、新格莱斯理论、关联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等。语用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语用学研究领域一直致力于解决“特殊含义”这一主要问题。所谓的特殊含义就是必须同特殊语境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的含义。比如A同学问B同学现在几点了，B同学回答说“刚上第一节课”。因为第一节课开始于两点半，所以A同学就可以推理出现在是两点半左右。

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对这样的语言现象做出一些解释，然而这就使语用学的研究面临一个问题，即过去的研究能否解释全部的语言现象。例如：

- 1) A需要装修房子，可是有一天其中一种原料没有了，于是就给他的一个交情很好的、搞装修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0, 1, 2, 3, 4, 5, 6, 8, 9”。
- 2) 北极熊吃鱼。(意即整条鱼吃下去)
- 3) 我早上吃鱼。(意即需要经过一系列烹饪才能吃)

在例1中，很显然这个朋友知道是“缺漆(7)”。而同样的一条短信如果是由一位年轻的男士发给他正爱慕的一位女士，则意义完全变了，这位男士很可能是在向对方示爱或是求婚，也就是“缺妻(7)”。而例2)、3)中，诸如这类有关动物和人类进食的过程，这两类吃法存在根本的差别是不得而知的。对以上两个例子话语的不同理解，语用学的研究就很可能需要做出根本不同的区别。经典的四种语用学原则：质、量、方式、关系原则并不能解释例2)、3)中两种不同方式的“吃鱼”。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例 2)、3) 两个句子都遵循了以上的四项原则。因此要对人们理解话语的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经典的语用学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能对更多的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2. 语用悖论

人们在语言表达时，不可能把全部的内容放入表达中，这个现象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即“语用悖论”来描述。语用悖论，用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可表达为：如果 A 是正确的，那么 $\neg A$ 也必定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越想把一件事表达得清楚明了，或者越想在话语中补全所有的信息，结果却可能会适得其反。以下两个例句就是如此：

1) 我站在电梯里，随着电梯上升，我也就上升了。

2) 我是坐电梯上来的。

上述例子说明，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的抽象化、概念化，许多表达内容就随之凝固成一个个概念。每个概念中包含若干的内容，这些内容无需人们在表达过程中再一一陈述。相对而言，原始人在用原始概念表达内容时可能就比较复杂。例如：

1) 他拿起弓，把弓拉长，把箭发出去，箭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射中猎物，杀死了猎物。

2) 他用弓射杀了猎物。

由于当时的抽象思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概念化没有形成。原始人在交际时，需要如此复杂的表述句 1) 来阐释句 2) 中的内容，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

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由于语言和人们思维的发展，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已经成为语言表达中最重要的特征，人们在表述各个概念时无须把全部的语言信息融入其中便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如此表达，如此理解，就需要在语用学中一一做出说明。而这种研究基本上都是与认知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3. 语用学与认知科学

经典的语用学，除了关联理论以外，其他几种语用理论都是基于社会学的解释。比如说合作原则的四种准则等都只是对“社会契约”做出说明。同一社区的人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共识，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做出对社会的承诺，即一种社会的约定。这种基于社会学的语用研究，能解释很大一部分问题。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充分利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认知科学所得出的一些成果。自从认知科学这一新的领域开拓以来，语用学也开始出现了关联理论等新的理论模型。关联理论的基本点是：人的大脑在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 central processor (中枢处理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自动地使主体把感知到的信息集中到“关联”处。因此，对于话语理解的研究便涉及人的大脑活动，譬如人的智力，认识活动，等等。

认知理论研究人的大脑智能活动的规则、规律、步骤、方法和策略，等等，即研究大脑活动的机制。认知关联理论认为，人脑中存在神经中枢处理器，因此认知科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认知语用学。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语言学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的生理特征(譬如发音器官)和社会标准、规范、契约，也不只着眼于语言的功能。语用功能从语言运用的效度出发来解释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如何在社会交际中实现语言功能最大化，获得最佳的效果。韩礼德在句子功能观中提出，句子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从已知到未知，再从新的已知到新的未知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也是话语理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从功能语言学来解释，这是为了交际的效度。只有当说话者遵循这一交际过程时，交际才会具有理想的效度。例如：

1) 我昨天来到武汉；武汉是湖北的首府。

2) 我昨天来到武汉; 湖北的首府是武汉。

以上的两个句子在内容上完全一致,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第一句更易于理解。在认知过程中, 思维的特征之一便是先易后难, 因为这同人脑的运作机制相一致。运用到语言学中, 我们便可从已知到未知, 又作为新的已知推导出新的未知。因此, 功能语言学, 即语言社会效度的解释, 归根到底在于大脑的思维机制。

认知科学又与计算机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946年, 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研制成功。基于计算机运转的高速和准确性, 科学家们设想, 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将代替人的脑力劳动。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制和发展, 这一梦想依旧没有实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计算机科学家同哲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研究最终发现, 计算机缺乏人类思维最重要的两个机制: 模糊思维和缺省思维。人具有模糊思维和缺省思维, 人在交流时可以利用 default knowledge (默认知识)。如果我们给一台全新的电脑输入两个信息: ①人总是要死的; ②张三是人。那么, 电脑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张三会死。但是如果我们将新增任何诸如此类条件: 张三有个儿子或孙子, 电脑便无法得出“张三的儿子或孙子也会死”的结论。究其原因, 计算机不会像人一样运用“人有儿孙, 有亲戚, 有兄弟姐妹等”这一默认知识, 缺省知识, 做出正确的推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致力于探索人类思维的特征, 这就出现了人工智能这一前沿科学。

人工智能又进一步催生了认知科学, 即研究人认知的特点。经过长期的跨学科研究, 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人之所以能够很快地运用并理解语言, 是因为他们的大脑机制能进行模糊和缺省思维。缺省知识是人们理解人的智能的关键概念。这一发现得益于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几十年的探索和研究, 其中语用学的先驱们在这点上

也有所发现。人类用缺省知识来理解和处理问题, 是由于人与人的语言交流中省略了一部分内容, 被省略的这部分内容作为人类所共有的缺省知识不会作为一个确定的前提出现, 而是运用于人们的思考中, 以便快速地做出正确的理解和推断。但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 常会不断出现新的信息, 因此, 人们在运用缺省知识进行推理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或模糊的现象。一旦出现新的信息, 原来所得到的结论就可能被取消。会话原则两个重要的特征便是不确定性和可取消性。人工智能所研究的人类利用这种缺省知识和默认知识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不确定的, 也可能会被推翻, 因此是可取消的。语用推理都存在一定的概率, 人类的语言交流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必要的推理, 根据当前语境得出最可能的结论, 使这一概率最大化。做最小的努力, 得出最可能的结论, 这一交际需求使得我们的语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语用学的研究需要考虑人的认知特点——默认知识。

认知科学家发现, 人的大脑中有建立起来的概念结构和逻辑结构。人类从童年时期便同客观外界事物不断的互相交流, 互相作用, 接触到的信息在大脑中不断内化, 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概论、逻辑体系。这些储存于大脑中的知识体系, 便成为人们在交际中表达自我, 进行思考、推断, 得出正确结论所必不可少的默认知识。而默认知识如何在语言交际中发挥作用, 说话人与受话人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默认知识的提取与运用, 则是当前认知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大脑储存的知识必然是有条理、有规则的, 因此人们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很快地将其提取出来。但当人们面临的问题相对复杂、微妙时, 从大脑中提取知识的时间可能会相对较长。这样, 我们便可得出一个推论: 人的大脑中存在一个有规则的、形成于童年时期、在成长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强化的机制。

4. 语用学中的相邻相似原则和语用粘连

基于上述假设，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默认知识是如何储存于人的大脑中的。我们假设，为了储存这些知识，大脑必须有一个能够将知识条理化以方便提取的神经机制。这种神经机制则很可能通过（只是假设：强调可能）相邻和相似两种关系把各种知识组织起来。比如，我们需要把一天的活动分成若干段：起床，穿衣，整理床铺；洗漱；吃早餐（包括若干小段）；乘车去上班（若干段：上车，买票）；下车后开始新的活动，等等。一天的生活可以分为一个个相邻的若干个大的时间段。而每一个时间段还可以分为几个小的时间段，甚至一直细分为各个微细的环节。正是这些相邻的、细小的环节一层层叠加成为我们一天的活动。一天天构成一月，一月月构成一年，一年年构成了我们的整个人生。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人类的活动便是由相邻的若干个环节构成的。而我们的大脑如果也以这种方式组织从外界事物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那么我们就能既快速、又便捷地使这些知识在需要的时候再现。而相似则指的是各种平行、彼此相像的一种关系。例如在旅途中，人们通常需要搭乘各种交通工具：火车，公共汽车，轮船，等等，这些形式各异的交通工具便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便具有相似的关系。因此，横向来看，各知识处于相邻的关系。纵向来看，它们便处于相似的关系。我们将每项活动或行为看成是纵横交错的知识集（minimal sets of knowledge）。这些最小的知识集通过相邻和相似的两种关系一步步纵横交错地扩展开来，构成了大脑中所储存的知识结构，或称为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人们通过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把通过与外界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吸收的知识和信息通过相邻相似的关系从小到大组织起来，构成了心理模型。这种心理模型是开放的，它能不断地

吸收并无限地容纳新的信息。

关于人们如何提取通过相似相邻关系集结起来的知识，格斯塔理论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原则——相邻与相似原则。当人们在感知外界事物时会以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知识结构为原型进行比较，从而对感知到的事物做出尽可能完整且合理的解释。例如：

- 1) I am teaching mathematics.
- 2) I am teaching Grade 3.

例 1) 缺省了教授的对象，而例 2) 缺省了教授的内容，但是这都没有影响人们对上述两句话的理解。格式塔理论提出的相邻相似的两条原则有助于我们对类似情况做出解释。当人们感知到一个新的事物时，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都倾向于将它看做一个整体：即相邻的事物，人们倾向于把它感知为一个整体，而相似的事物，也常常被感知为一个整体。如果 A 和 B 在过去的某个语境中曾是相邻相似的关系，即 $A = B$ ，那么，当某话语中出现 A 时，我们就很可能把这个话语理解成为 B。孔子曾说过“三十而立”，“三十”与“而立”曾经相邻相似过，即“而立之年”等于“三十岁”。所以，当我们谈到而立之年时便自然地将其理解为三十岁。又例如：

- 1) 妈妈：儿子，为什么妈妈抽屉的钱不见了呢？

儿子：妈妈，您忘了，我今天上午去报名了。

- 2) A：你怎么从火车站来这里的？

B：那还不容易，就一块二。

很显然，在特定的语境中，例 1) 中的儿子和例 2) 中 B 都分别回答了妈妈和 A 的提问。我们可以推想，在例 1) 中或许是妈妈忘了她放在抽屉的钱是特意为儿子报名而准备的；而在例 2) 中的 A 和 B 都知道乘坐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到话语发生地只需一块二。

在语言表达中，经常会出现相邻相似的问题。因此，在语用中注意到这一特点，或许就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运用语

言表达自我且理解对方。相邻和相似原则就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的。为了进行这方面比较规范的研究，可以把话语分为如下两个过程。

第一，理解的过程。话语的表达首先是我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所阅读的文字），被称为显性表述。作为语用悖论，表达总是不够清楚的，称其为“不完备表述”。实际上，在交际中，人们不可能总停留在不完备的表述里，而是需要把不完备的表述变为相对完备的表述，这才是交际的目的。作为交际，就是从显性的不完备表述，转变为相对完备的表述。这一过程中，隐性表述即含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相邻相似的关系推导出的显性表述，用来辅助或者阐释不完备表述便得到了相对完备的表述——这便是理解的过程。

第二，表达的过程。人们在话语表达和理解的过程中，首先有一个自主成分。当要表达一个事物时，人们脑海中总有一个有关想要表达内容的大致想法，也就是具体交际中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从这一层面看，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便是自主的。根据这个自主成分要推演出实际要表达出来的话语，即推演出相对完备的表述。这相对完备的表述必定是依存于显性表述的——它不能脱离所想要表述的自主成分。自主成分有很多种表达，例如：

- 1) 张三有很多书。（中文）
- 2) Zhang San has many books.（英文）
- 3) 张三的书汗牛充栋。（文雅表述）

从以上三个句子，可以看出同一个主

题，可以有不同形式的实际表达。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例 1)、例 2)，也可以用不同的文体例 3)。所以实际的语言表述过程不仅紧扣命题内容，还涉及命题态度。而通过相邻和相似所得到的依存成分又要回归到有关的意向性中去，因为同样的一个依存成分实际上可以表达很多可能的意思。

表达即从自主成分推演出依存成分，从大脑中的思想、认识推演成为实际表达的内容。在表达的过程中，有时实际表达的内容不一定同这种语言的语义和语法完全吻合，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这便是语用时的粘连现象。简而言之，粘连即借用 A 的规则去表达 B，或把 A 的规则粘连到 B 上去。粘连现象也常出现在人们实际的交流中，丰富充实了人类语言，生动地表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例如：

- 1) 编渔网，编渔网，编出一片好风光。
- 2) 比赛中，我们输了球，但是我们不能输人。

上例中的“编风光”和“输人”便是粘连现象。“为人作嫁”也同样是一种粘连。这是同感和同知的过程。所谓的同感就是不同感官的不同感受可以相同。不仅是不同的感官会相同，相同的感官也会相同，比如说数字中的“8”和“4”的区别。而同知就是知觉的相通。知觉可以分为时间过程、空间过程和物理过程等。比如说小张和他的女朋友擦出火花，这个过程就是物理的过程，也是同知的过程。再比如“煲电话粥”也是同知的过程。

英汉语篇省略手段的对比分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 周 恩

摘要：省略是语篇衔接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把语言结构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它是为了避免重复，使表达简练、紧凑、清晰的一种修辞方式。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篇省略方面，大致可分为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性省略，并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汉语是一种以意合为主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一种以形合为主的语言，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省略现象仍然有本质上的差异。

关键词：省略；对比分析；意合；形合

Abstract: As a grammatical device for the cohesion of discourse, ellipsi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can be divided into nominal ellipsis, verbal ellipsis and clausal ellipsis. However, from the contrastive point of view, Chinese differs from English in that Chinese demonstrates paratactic prominence while English hypotactic prominence.

Key words: ellipsis; contrastive analysis; paratactic; hypotactic

1. 引言

根据韩礼德和哈桑（1976）的划分，英语的衔接手段大致可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种。前者包括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和连接(conjunction)。后者则包括词汇重述(reiteration)，同义(synonym)，下义(hyp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等。省略是语篇衔接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把语言结构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它是为了避免重复，使表达简练、紧凑、清晰的一种修辞方式。省略不但使语言表达更为简洁，而且使新信息更加突出，从而使语言交际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新信息上，以产生更好的交际效果。同时，由于省略的成分必须从上下文中去寻找，因此省略具有语篇衔接功能。

2. 省略手段研究的必要性

省略是语言使用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合乎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在语言交际中不但

不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反而会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这是因为语言交际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等已经提供的已知信息就没有必要用语言形式进行重复，因而完全可以省略。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被省略成分通常是可以从语境中推知的已知信息，留下的是所要传达的新信息或重要信息。因此，省略不但使语言表达更为简洁，而且使新信息更加突出，从而使交际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新信息上，以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

由于省略的成分必须从上下文中去寻找，因此省略具有语篇衔接功能。省略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既发生在句法层面上也发生在语篇层面上。

A. 在句法层面上，省略可以使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凑。

1) It is the nature of folly to see the faults of others and forget his own.

例 1) 是一个谚语，结尾省略了 faults。这个谚语简洁明快，结构紧凑。但是，如果

把省略的部分补充完整的话，不仅会失去其原有的味道，而且句子变得重复而不合规范。

B. 在语篇层面上，省略的语篇衔接功能体现在省略结构与被省略成分之间的预设关系上。

2) The children had called. Neither of them could make it home again this year for her birthday, though it was her sixty-seventh. She understood, as she always did. Always had. Always would.(J. Waller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此句中出现了两个省略结构，第一个是 Always had, 第二个是 Always would, 其完整形式应为 She had/would always understand. 从例 2) 中可以看出，省略不但可以避免重复，使新信息更加突出，而且省略结构和省略成分之间的预设关系使语篇前后衔接，结构紧凑。

总之，省略作为一种句法现象，不仅可以避免重复，使语言表达更为简洁，突出新信息，而且也是语篇衔接的一种重要语法手段。

3. 英汉语篇省略的相似性

韩礼德和哈桑(1976) 把省略分为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性省略。就分类而言，英汉两种语言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

3.1 名词性省略 (nominal ellipsis)

名词性省略是指名词词组内的中心词的省略，中心词与部分修辞成分的省略，以至整个名词词组的省略。英汉语的省略成分的语义结构相似，根据邓云华，范仲军(2004)的总结，省略后的结构一般分为三种。如下所示。

3.1.1 特指限定词与名词性物主代词

a. 特指限定词(除 the 外): this, that, these, those, whose, which, what, such, etc. 这

个，那个，这些，那些，谁的，哪个，哪些，什么，等等

b. 特指限定词+ 前置修饰语

c. 名词性物主代词

3) The straight are less likely to break.

4) 直的(杆子) 不容易折断。

在例 3)、例 4) 中，由于上下文的关系，在 the straight 和“直的”后面省略了各自的名词。

3.1.2 定量/不定量限定词(包括基数词、序数词)

5) — I received no message.

— I didn't send any.

6) 他已吃了三个(苹果) 了。

在例 5) 中，any 相当于 any message，中心词 message 被省略，因为 message 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了；例 6) 中“三个”后面省略了“苹果”二字也是由于在这个语境中，“苹果”已经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所知。

3.1.3 颜色词与形容词最高级

a. the + 颜色词(英); 颜色词+ 的(汉)

b. the + 描绘性形容词最高级(英); 描述性形容词最高级+ 的(汉)

7) Apples are the cheapest (fruit).

8) 我喜欢那条蓝色的(裙子)。

在这两个例子中，也是由于上下文和说话的语境原因，省略了名词。

3.2 动词性省略(verbal ellipsis)

动词性省略是指发生在动词词组内的动词的省略或整个动词词组的省略。一般来说，动词词组内的动词成分包括实义动词 (lexical verb) 和操作词(operator)两部分，这样，动词性省略可以划分为实义动词的省略和操作词的省略。

3.2.1 实义动词 (lexical verb) 的省略

实义动词的省略在英语中十分常见，实义动词被省略后，动词词组中的动词成分只剩下操作词部分。由于英语中实义动词都位

于操作词右方，实义动词省略也称“右省略”。例如：

- 9) Alison: Do you understand?
Helina: Do you?
Alison: I've tried to. (Osborne *Look Back in Anger*)

例 9) 中, Helina 把实义动词 understand 省略了。同样, Alison 作了正面的回答, 但把不定式后的实义动词省去了。

汉语中也有省略实义动词的情况, 但不像英语那么多。例如：

- 10) “你上午已经安排两个手术了。身体能顶下来吗?”

“能。”陆文婷挺直了身子, 笑了笑, 好像要证明她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

(谌容 《人到中年》)

例 10) 中的陆文婷用一个“能”字回答了对方的疑问, 省略了主语和实义动词“顶下来”。

3.2.2 操作词(operator)的省略

操作词的省略主要指情态动词和助动词的省略, 由于英语中的操作词一般位于实义动词的左方, 此类省略又称为“左省略”。例如：

- 11)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 Swimming. (Halliday, Hasan, 1976)

例 11) 中的回答省略了主语和助动词 have been。当操作词被省略时, 句子的主语也往往随之一起省略掉。

汉语中也有同样操作词省略的情况。例如：

- 12) —你明天会去北京吗?
—去。

例 12) 中的回答省略了操作词“会”, 同样, 主语也省略了。

3.3 小句性省略 (clausal ellipsis)

小句性省略指整个小句或小句的一部

分被省略的现象。这种省略最常见于以肯定词或否定词回答的句式中。例如：

- 13) Cliff: You haven't told him yet.
Alison: Not yet. (Osborne *Look Back in Anger*)

14) 周进不好意思, 申祥连忙斟一杯酒道: “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 “我不知道, 该罚! 该罚!”(吴敬梓《儒林外史》)

在例 13) 中, Alison 的回答只保留了 Not yet, 但这两个字否定的内容即是被省略的小句的主要内容。例 14) 中“我不知道”后面省略了小句“顾老相公就是周先生了”。

在既不肯定也不能否定的情况下, 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使用说话人个人对可能情况的猜测或估计的情态词来省略整个小句。英语常用的表达式有: surely, probably, possibly, supposedly 等, 汉语则有“可不是”, “大概”, “也许”等。例如：

- 15) Alison: You wouldn't seriously think of leaving us, would you?

Cliff: I suppose not. (Osborne *Look Back in Anger*)

- 16) “想不到你是欢迎他们打仗——”
“也不一定……”

在例 15) 中的 Cliff 向 Alison 表态不会离开她们夫妇俩, 但这种表态又不是非常果断的。例 16) 中答话人省略了“欢迎他们打仗”这一小句, 因为第一个说话人在发言中已有交代, 因而在他本人的答话中只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可。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 小句的省略方面, 英汉具有相似性, 省略的都是已知的信息, 保留下来的只有新信息。

4. 英汉语篇省略的差异

以上的分析表明, 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省略现象都可以划为三大类, 即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性省略。但是,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 其省略现象仍然有本质上

的差异。

4.1 从“形合”和“意合”的角度看英汉省略的差异

一般认为，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而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英语高度形式化，逻辑化，句法结构严谨完备，并以动词为核心，重分析，轻意合；而汉语则不注重形式，句法结构不必完备，动词的作用没有英语中那么突出，重意合，轻分析。

英文句子中主谓结构完备，形态齐全，衔接手段使用充分，所以说英语是一种表达意义十分精确，高度形式化的语言。就省略而言，由于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因而英语中的省略多数伴随着形态或形式上的标记，可以从形式上看得出来(潘文国，1997)。而汉语是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无标记语言，是以词序或语义为中心，不管句子是否完备，省略在很大程度上与所表达的意义有直接联系。因此，汉语只要表达意义，与意义无关的形式成分皆可省去。汉语重内容，轻形式，只要达意，能省就省，省略的时候不但不考虑语法，甚至也不考虑逻辑(潘文国，1997)，但汉语文字的语义含量远远超过英语。

4.2 英汉句法差异的认知根源

申小龙(1989, 1992)认为，英语形合，汉语意合应归因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民族注重形式逻辑，强调主客体的分离，因此在语言上注重形合，而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客体的融合统一，因而在语言上重意合而不重形合。中国传统哲学不否认对立，比较强调“统一”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哲学还认为，整个世界是统一体，整体与部分严格区分被看做是不必要的，部分不能作为一分子流离

出整体。

要分析汉语的语法，首先得弄懂它的内容或语义关系，而要弄清英语句子的意义，得先弄清楚它的句法关系，因为汉语重内容、轻形式，而英语则重形式、轻内容。

4.3 英汉语篇省略差异的具体表现

4.3.1 汉语比英语更多地省略主语

汉语中最常见的省略是主语的省略。申小龙(1989)把汉语中主语的省略看做是汉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语言中的表现，汉语中的主语往往可以蕴涵在行为事件的主观表现中，只要双方都理解了一个主题，表达时不说出主语也不妨碍意思的明确。在汉语语篇中，当主语出现后，在以后的句子中一般就可以省略了。但英语的句子一般明确区分主语和谓语，句子必须主谓俱全，一般不可省去主语。例如：

17)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朱自清《背影》)

该句只有一个主语“我”，后面的句子都省略了主语，但在理解上并未造成困难，因为被省略的主语都暗含在上下文中。相反，如果仿照英语的“形合”特点，把省略部分增补进去，反而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在同样的情况下，英语中的主语是不能省略的，否则句子在结构上就不会完整。如果把上例译成英语，被省略的主语需要补全，语篇才会被接受。例如：

18) *I left Beijing for Xuzhou to join him in hastening home to attend my grandma's funeral. When I met him in Xuzhou, the sight of the disorderly mess in our courtyard and the thought of my grandma started my tears trickling down my cheeks.* (张培基译)

苟亚军(2003)还对朱自清的《背影》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文进行统计比较，结果

发现在汉语文章中有 60 处的主语省略，而英译文中只有 11 处。

4.3.2 汉语比英语更少地省略谓语

高名凯（1986）认为，汉语中大半的情形，省略的是主语的部分，不是谓语的部分。因为语言必有所谓，省略了谓语，就不成其为语言。相比之下，英美人重视形式和逻辑推理，因而英语中的省略多数伴随着形态或形式上的标记，可以从形式上看出来。所以讲究形合的英语，借助动词时态或情态标记等语法手段将实义动词省略。例如：

19)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Bacon *Of Studies*)

20)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王佐良译）

以上例子中，英文为了避免重复，省略了后面两个分句的谓语，但在中文译文中分别增添了谓语。反之，如果按英语中省略谓语进行翻译的话，译文就会不通顺，让人难以理解。

4.3.3 汉语比英语更多地省略连接词

汉语中被描述的事理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汉语在逻辑连接词的运用上呈现出隐含的特征，句与句之间表现出意合的外在特征。英语高度形式化，逻辑化，句法结构严谨完备，重分析、轻意合，衔接手段使用充分，句与句之间表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例如：

21)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

22) All warfares are based on deception. Therefore, when capable of attacking, feign incapacity. When near the enemy, make it seem that you are far away. Hold out baits to lure the enemy. Strike the enemy, when he is

in disorder. Prepare against the enemy when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 Avoid the enemy for the time being when he is stronger.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try to irritate him. If he is arrogant, try to encourage his egotism. If the enemy troops are well prepared after reorganization, try to wear them down. If they are united, try to sow dissension among them. Attack the enemy when he is unprepared, and appear where you are not expected. （袁士模译）

不难看出，汉语是用排比句展开的，句与句之间没有用连接词连接。据申小龙（1989）对《孙子兵法》的语篇结构进行了统计，发现语际间最主要靠“意合法”连接的占 92%，而靠连接手段的仅占 7.4%。在译文中，译者增补了 7 个表示时间状语的引导词(when)和 4 个表示条件状语的引导词(if)。通过这种连接词的增补，使英语的句子结构高度形式化，意义高度逻辑化，体现了英语“形合”的特点，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5.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对比中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篇省略方面，大致可分为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性省略，并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汉语是一种以意合为主的语言，因而汉语中的省略注重意义的表达，一般不大考虑句子的语法是否完备，是否符合逻辑，上下文是否使用连接词；而英语则是一种以形合为主的语言，受制于语法形式和句子结构，因而英语中的省略在很多情况下都伴随着形式或形态上的标记。

参 考 文 献

- Brown G,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